

從紐西蘭來的嬌客

專題報導

「牠的祖宗八代都沒咬過人，才能當導盲犬的。」本校資工所研究生張國瑞笑著說，目前，臺灣四萬多名盲胞中，只有兩人擁有導盲犬，張國瑞正是其中之一，而 Ohara 也就這樣大搖大擺的走進這個禁止狗兒兜風的淡江校園。

狗兒的身世

日前來臺的 Ohara 在家中排行十五。在 Ohara 顯赫的家世中，除了直系血親是導盲犬的種犬以外，舉凡牠的兄弟姐妹、叔伯阿姨、姑姑舅舅、叔公姨婆……等，都是導盲犬。導盲犬的歷史，最初可以回溯到耶穌基督的時代；而全世界第一所導盲犬訓練所，成立於距今七十年前的美國。在國外，導盲犬的種犬所生的胎次，都用英文字母的順序來代表；Ohara 名字的開頭是「O」，就表示牠是父母所生的第十五胎。

Ohara 是由拉不拉多犬和黃金獵犬所生的，牠在紐西蘭出生後，被安置在當地的「寄養家庭」，以適應人類的家庭生活。聰明的牠，不但與每一位成員相處愉快，也與寄養家庭的寵物貓玩在一起；但牠並不是一般的寵物，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身。

Ohara 一歲半時離開寄養家庭，回到紐西蘭皇家導盲犬訓練中心接受訓練。陳長青是從臺灣過去的導盲犬訓練師學員

，在訓練中心裡，他教 Ohara 站立、坐下、轉彎、來回，訓練牠避開障礙物，讓牠習慣穿著「導盲鞍」。經過三個月的反覆練習，Ohara 明白，當牠身上穿著導盲鞍的時候，牠必須絕對服從命令，因為，這是牠的工作。

親密夥伴

結訓之後，陳長青積極尋覓適合 Ohara 的主人。以陳長青對 Ohara 的了解，國內十多位導盲犬申請者中，他評估張國瑞的身高、體型及個性最為合適。陳長青也曾親自觀察張國瑞的居家環境，確定張國瑞能給 Ohara 良好的起居照顧之後，張國瑞才正式從臺灣導盲犬基金會申請到這裡得來不易的導盲犬。

到臺灣的飛機上，在訓練師旁邊，紐西蘭航空公司給了 Ohara 一個免費的座位，Ohara 乖巧地趴在座位底下，而今後，牠則乖巧地趴在張國瑞的身邊。張國瑞到盲生資源中心上班，牠就趴在辦公桌旁邊；張國瑞在資工所上課，牠就趴在教室的椅子底下。資工系教授顏淑惠對張國瑞說：「這隻狗怎麼跟我的很多學生一樣，我一開始上課，他們就開始睡覺。」

白天養足了精神，回家以後精力充沛，一脫下導盲鞍，Ohara 就活蹦亂跳，喜歡咬著大骨頭玩具找人玩，張國瑞笑著說：「白天我指揮牠，晚上牠玩我！而且，每次都是我先不想玩，從來就不是牠自己玩累了而離開的。」

Ohara 現在才一歲十個月，玩心還很重，有次牠走路不專心，讓張國瑞的頭碰到樹的葉子，張國瑞就嚴厲地斥喝牠：「watch!watch!」十月份三個星期的訓練，主要是校園、住宅區、交通、公共場所等內容，導盲犬訓練師主要在幫助張國瑞了解 Ohara 的想法，至於最重要的默契培養，只能靠人與狗自己來建立，因為依據各國的經驗，每一組搭檔，都有自己獨特的相處方式。

剛開始訓練時，張國瑞不自覺把導盲鞍拿得遠遠的，Ohara 也對臺灣的摩托車感到害怕，常常想躲起來。靠著反覆的熟悉，以及許多的嚐試，才培養出現在微妙的默契；主人能體會狗的任何感受，狗也能熟悉主人的一切作息。「我下一秒要做什麼，牠就已經等在那裡了。」張國瑞這麼形容 Ohara 的聰靈。

張國瑞還說，家裡附近有一個公共電話，裝置在腰身的高度，以前他用手杖行走時，只能預測地面的障礙物，常常沒能及時察覺，以致攔腰撞上，而現在，Ohara 會帶領國瑞自動避開障礙物，現在他都感覺不到電話的位置。

這天我們來到張國瑞家中，看見張國瑞從房間裡端出一大碗乾狗糧，緩慢地走向廚房，Ohara 知道了，便興奮地搖著尾巴，卻不敢有任何逾越的舉動，直到張國瑞對牠說：「sit!」然後吹一聲哨子，牠才馬上坐下來，享用牠的晚餐。「週一天一餐，吃的是乾狗糧。剛來的時候，因為水土不服，會拉肚子，這種乾狗糧是試過以後，沒有任何不適的症狀，才固定下來的。」這一陣子跟張國瑞聊天的人，就會發現他有滿腹的狗經。

Ohara在家牠不會亂咬東西，只會咬自己的玩具。牠跟一般的狗一樣，大概兩星期洗一次澡，平常如果有味道，張國瑞就用布幫牠擦。張國瑞說，其實狗是終身不洗澡的，牠們會自己在草地上磨擦，達到清潔的目的，臺灣第一隻導盲犬 Aggie當初就是洗得太勤了，所以發生皮膚過敏。

當我們和張國瑞從他的家中走出來，再從水泥地踏上草地時，張國瑞口中開始唸唸有詞。只見 Ohara東聞西嗅，不一會兒，張國瑞拿出塑膠袋，彎下腰去，顯然 Ohara是大便了。「哇！今天牠很捧你們的場，大得這麼多，這樣我也比較好找到大便！」一問之下，原來剛才張國瑞嘴裡重複的是排泄的口令，Ohara竟然連大小便都訓練有素呢！

外來的眼光

「這隻狗看得見嗎？」「牠是真的狗還是機器狗？」「牠一定是殘障，才要戴那種東西在身上。」因為不了解，使很多人對導盲犬產生誤解和排斥，更有人害怕外型碩大的導盲犬會咬人。其實，導盲犬是利用優良的種犬交配而生，為了避免近親交配，國際間的種犬都互相交流，因此牠們不但溫馴而且聰慧極了。

Ohara在各大媒體曝光後，人們對導盲犬的態度比以前改善很多，像有一次張國瑞帶牠去喝喜酒，Ohara簡直就成為當天的明星。餐廳老闆因為看過電視報導，知道牠是導盲犬，就很興奮地要求要跟牠合照，而隔壁桌的人一直叫牠「坐下坐下」，不久，Ohara真的坐下了，那人高興地到處喧

嚷，張國瑞心想：「其實牠很懶的，能坐著絕不站著，能趴著就絕對不會坐著，站久了就坐下，只是牠很自然的反應而已。」

那天宴會結束後，一人一狗想在捷運站搭計程車上來，卻連攔了兩臺都不敢載，後來旁邊有一位計程車司機看到了，表示願意載他們上去。他用臺語說：「這隻狗在電視我有看過，我載你們上去。」張國瑞下車之後，計程車司機仍然不走，他說他想看看 Ohara 如何帶領張國瑞走路回去。

由於大家對導盲犬一無所知，所以一個多月來，盲生資源中心裡裡外外發生了許多有趣的事情，「有人把導盲犬當成計程車，以為只要給牠地址，牠就會帶路。」張國瑞一說完，立即引來笑聲，「還有，學校裡有些男生看到 Ohara 時，竟然對牠吹口哨，好像色狼看到女生一樣。」張國瑞表示，無故偷摸牠、故意站在路中間考驗牠，甚至發出聲音干擾牠，都是嚴重的妨害。

有些路過的同學問：「可以摸嗎？牠好乾淨、好漂亮哦！」其中最令張國瑞受不了的是：「牠會不會咬人？」張國瑞一再重複：「導盲犬的祖宗八代都沒咬過人！」

狗兒的無奈

但是 Ohara 也有束手無策的時候。有一次張國瑞來到水源街側門，Ohara 找來找去，終於在一排摩托車中，找到一個最

大的空隙，仍然必須小心翼翼地閃身過去，「大學城的大陸麵店那裡也有一樣的情況！」張國瑞無可奈何地表示。

「如果短時間內無法改善呢？」面對這個冷酷的假設，張國瑞無可奈何的笑了笑，沒有表示什麼。

有了 Ohara 之後，張國瑞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變，他以切身的經驗表示，歐美國家在導盲犬的培育工作、追蹤輔導到養老，以及導盲犬訓練師的栽培，已經有相當程度的經驗。未來，臺灣也能成立屬於自己的導盲犬訓練中心，配合觀念的宣導，推廣於社會；這樣的發展，將能扶持盲人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。

2010/09/27

